

想爬珠峰，妻子就陪着一起走到5300米的大本营，还有比这更有力的支持吗？”

徒步到罗布崎村附近的山坡时，阿思看到一片登山者的墓地。

“石塔一座挨着一座，大石头上钉满了纪念牌，都是在附近雪山失去生命的人。”

她想：对于爱山的人来说，这也算不错的归宿。

“我那时还不知道，真正的死亡，可以有多狰狞。”

尸体，血光，极寒

第一个不祥之兆，出现在第一次进昆布冰瀑拉练的时候。

这段路，虽然海拔只从5400米上升到6100米，却被称为整条徒步路线中最危险的路段。冰裂缝纵横交错，冰瀑随时

可能崩塌，路线每天都在变。

阿思一行漏夜出发，往6100米的珠峰南麓一号营地走。

“夜里走有个好处：你看不见危险。头灯只照得到脚前一小块地方，不知道旁边是不是万丈深渊，也不知道头顶是不是悬着冰柱。”

然而，死亡以一种极其粗暴的方式撞入视野——冰瀑崩塌形成的锯齿状冰塔林中，融水里突然冲出一具遇难者的遗体。没有人知道他是谁、被封在冰川里多少年。遗体的皮肤冻得像胶质，骨头断了好几处，几乎看不出人形，只有大张的嘴，无声地诉说着临终前的极度痛苦。

意外接踵而至。就在昆布冰瀑的冰山间穿行时，队友Nimish遭遇冰崩，即使戴了头盔，仍然被巨大的冰块砸到七窍流血，当场失去意识，被直升机紧急送回加德满都——他昏迷了

左下图：昆布冰瀑跨度18米的冰裂缝梯子。

右上图：洛子壁几乎都是冰壁。



好几天才苏醒过来。

尸体，血光，极寒。大家纷纷安慰自己，这是意外，是他运气不好。没人料到，这只是今年珠峰攀登者惨烈故事的序幕。

阿思终于攀登到了6100米。

“已经精疲力尽，全靠能量胶吊着命。”她说，“感觉灵魂脱壳走路已经好一会儿了，走到神情恍惚的状态。这时候必须把大脑开除，因为大脑一定不会让你在这种状态下继续走的。它会让你‘走不动’。但只剩下小脑的时候，爬山就简单多了，无非是伸出哪只脚，并保持平衡，让自己不要

摔倒，一步一步，向前挪动。”

人生中最贵的一泡尿

今年珠峰的天气格外恶劣，通往顶峰的路绳迟迟修不通。拉练结束后，阿思和队友们一起，在大本营经历了漫长的等待。就在体能和耐心都被消磨殆尽时，5月17日，天气预报说“窗口期”